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九目錄

韋巡

樊光期 一作光明

劉璀

劉爲輔

對學書判

于峴

對投諸奭寄判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九

韋巡

巡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將正人倫必惟嗣續故有側室嫡子乃別尊卑等威以年以德則閒常典神之聽之抑非通法惟甲啟爾宗廟守其茅苴類簡主之承祧嗣則未卜同獻公之有子其誰立焉爰訪恭王之事更徵黜仲之道佩玉而兆既云取吉當璧

而拜遂不敢違且繼體本以承家知子莫若其父借令愚知無辨何得長幼仍乖假之神明其義則淺捨我恒禮取詭何多文過飾詞徒爲妄作

樊光期

光期一作光明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爲例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

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

不平不伏處斷

因鳫爲農俾人作畝是刈是穫必在有苗不菑不畬何以望歲故剡耒斵耜自春徂秋雨公及私既庭且碩然後論彼薄稅取於豐年仍聞寡婦之歌寧有匹夫之怨若斯土靡藝大田其荒稼穡之功不加於此寢訛之地或在其中而欲徵諸我箱問彼嘉穀非苗取實聽於老農棄本求華違此通論州縣以廣地爲務入粟是功用藏於人何必改舊使司以惠言及物準度從人請彼均收黜於加減罪雖

一致法欲重科然不伐有詞且稱從責隨時之義庶叶論刑

劉璀

璀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張侯下綱判

景張侯下綱不及地武賓遂貫之監者謂無揖讓之禮不坐奠豐上賓袒決而退

六藝崇射五善遵禮景也張侯職効能於棲鵠賓之遂貫遽呈妙於啼猿曾不知揖策有揖讓之儀飲算行多少之

節下綱不及如堵奚贍監者有知眞豐是闕人而無禮祖決難留以之觀德從何擇士若不論辜是誣恒憲

劉爲輔

爲輔彭城人國子祭酒瑗子

對賜則出就判

甲賜則有司令其出就訴云未成

度土居人量地制邑政不求備官惟其能故周設六卿辨方正位禹敷九土俾乂厎績將以緝綏黎獻作乂都鄙是崇錫命之儀爰求則柄之法靖言伊甲生也逢時祿以代

耕榮冀登於一命朝以拜錫位何辭於小國必若才惟致理道可濟時則所告必聞何始乎就列昇高自下宜忘於擇地況堯舜在上車書必同莫非王臣咸仰天秩未能敬恭君命曷得遐棄厥司宜褫帶以受服奚薄言而有訴咎自作也刑其渥凶庶片言之可懲慙兩端而斯和

姚承構

承構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張侯下綱判

景張侯下綱不及地武賓遂貫之監者謂無揖

讓之禮不坐奠豐上賓祖決而退

開彼澤宫臨兹相圃可以觀德必也射乎所以揖讓而升審固而動矢流貫的侯服親於主皮樂奏采蘩笙鏞備於和體豈失於獻士而亂於簡能下綱靡及於地前飛羽虛驚於雲際坐奠斯闕祖決而還宣父之妙誰崇仲由之命何寄且君子之爭應免於嚴科小人伐伎須從於薄黜禮律之道斯合宜然

嚴迴

迴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將建嗣子必先克家豈惟興宗亦稱繼代今茲甲者昭穆茂如爰擇允而承祧俾傳紫而開國而乃業歸於幼禮且殊於長年命自於神理徒稱於太室必也義均襄子覩常山而得符迹偶平王拜楚廟而當璧事則有據或者何非且令之所爲有異於是無聞德舉將由愛立則震求致福慮喪主鬯之尤事乃得能奚堪幹蠱之任甲且違禮罪實難逃理不足稱刑之無捨

尹暢

暢開元朝進士

對賢良方正策（問闕）

對臣聞非才難遭時難況躬忝觀光之舉不俟媒揚之地儼身天闕用感良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夷兇靖難聖敬日躋格上下而無憂內治光四表而誼德昭振故能荷天之休福應尤盛殷薦嚴配升中告成十數年間而功業大備豈非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雖少康復夏宣王興周比之當今萬分不及而猶賜臣策曰常恐上墜五

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戴日昃觀政夜分思理者可謂無忝增德勿休熙載履衆美而不足躬聖明而流謙而臣愚蔚菲誤自充賦雖言及之將何以承奉清問對颺天休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體道之謂仁固無宏逸安敢詭濫是以古之善爲士者必將微妙元通豈獨重於偏才迂誕而已如此則黃帝之功濟生人素王之道遵先聖離朱喫詬奚得議其淺深夷齊尹惠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絕粟終慙淑媛之言醜夏歸殷卒致成湯之業寓言莊叟良未足徵側訊蒙矜誠將異爾無貪至理寧副虛懷若乃喜

怒哀樂之四端貌言視聽思之五事雖擴充之在我諒休咎之關天殷臣格言巳貫之於皇極鄒子戲論亦頗存於昭應詎兹辨志方用沃心伏惟陛下事天明事地察無文咸秩羣望畢舉故祈穀汾脽薦寶鼎於宗廟燔柴岱嶺靄飛烟於雲日神歆效其如答靈貺昭而必聞雖飄風乍起曾不終朝大雨時行旁霑數郡亦未聞偃拔包裹之甚也陛下憂勤夕惕若厲信禹湯之罪巳實堯舜之用心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屠龍牲馬亦何以爲書稱安人則惠易翼損上益下謂宜開倉廩以賙給選牧守以寵綏散利薄

征息役施捨穰修之道何莫由斯傳曰德勝不祥義厭不
惠謂此物也雖歸諸天道亦以人事故周官六職水旱則
宗伯是司漢宰三公災眚則丞相是主不然何以昭變贊
之術開勸戒之端哉大體若茲祥徵何有臣聞夫大理之
後有易亂之人者安寧無故驕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理
之人者創艾避災思樂生也當今海服清晏太平無虞衆
宜曲折萬事纖妙文理至詳不可復加矣陛下享已成之
功居崇高之位入有後庭聲色之務出有苑囿遊觀之樂
志得無滿乎欲得無極乎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

末路之難也此言雖微可以喻大是以聖人乾乾日惕莫敢或遑雖休勿休盡善盡美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成德政使鴻圖盛烈作唐龍光不騫不虧永永無極此適時務之所當先也臣又聞善爲政者在能其事能其事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今國家所使分威權御黎庶斡府庫理刑獄者皆天下長吏也而其俸祿各有差等以勸其徒百官以理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內冗散叨假名器者不可勝數或倡優雜伎之伍弁射夷貊之流紆紫懷金出入周衛漿酒霍肉乘堅策肥者奉一人

猶閭不給今官此輩何所取資狐鼠既託於城社粟帛載殫於倉庫非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爵勿及惡德惟其賢者矣此救弊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陛下誘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弼安敢面從輕陳末議伏深隕越謹對

蔣勵巳

勵巳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城邑判

甲將仞邑乙不從命比周狗以屬之損乙

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巢燧已遠於三皇城邑已安於萬姓將以寇盜無擾鄰伍有孚崇墉濬洫用備於王制屋粟里布亦卒於周典猗嗟彼甲務成厥功足使孔子門人論於千乘之賦鄭國說者難於九仞之高豈謂立身致誠人未從命不聞忠信之迹翻起比周之言志筌深謝於得魚致損俄聞於屬狗且辨壁以聽理貫審詳束矢而論道取嚴科損者恐其無過命者寧載有詞待窮三刺之典爰措片言之折

對夾臾合三所知哭寢判

敕造爽史少府合三而成規不九科罪又太史

令緒所知亡哭於寢門之外人告違禮

武有七德戎械攸先禮有五經喪紀爲重少府秦卿命爵海税孔殷太史吳將疏苗家聲允迪天有成命式裁弦木之規人之云亡來展生芻之弔雖圓鑿方枘恒必由之而同波異瀾區以別矣何者弧矢之利張皇國威俯企之儀撙節人序理宜器因古式自取妙於烏號禮合前聞固無譏於鼠刺昔宋公研慮妙盡踰山齊婦御哀深辭在野何得輕其珥茸命不審於絲言忽彼朋從慟無依於繐帳遂

使規殊宛轉未全明月之輝交喪親仁遽異成風之質且
天子疏制佇九合以成規友生不幸拊百身而奚贖魚膠
象珥已爽令儀白馬素車全殊昔契造廝夾臾豈獻春材
哀傣寢門徒悲宿草眷茲有失請依漢相之科推彼無儀
深懵鄒人之識或恐規聞異制制因義而隨時禮有異文
文緣情而僶俛自須見可而進未必同年擇善而行寧俟
終日

朱濟

濟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履畝判

丙爲諸侯履畝擇其最好者取之百姓上訴御史糾違法云非入巳

俾侯胙土分茅撫封視彼黔黎均其毛澤今者制田非古厚斂殘人履畝尚徇於魯宣盍徹蔑聞於有若且農之有畔轂不過藉小桀之規是舉大侵之禮謂何此而浚我以生無乃刑人之力既貪膏壤取溢京坻獨阻南薰盡其東畝雖非入巳巳是盜臣無罔繡衣請從褫帶

賈廷瑤

廷瑤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主器承宗雖存乎冢嫡象賢擇德必在乎權宜甲何人哉將定諸嗣年則有序未肆契龜之卜室乎憑靈遂稽當璧之懿由是求周之故伯邑見捨卽趙之美無恤是膺旣崇定命之制克允尊神之道古則然矣夫何非哉

于儒卿

儒卿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越關判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因固作關設險居國豈伊征算是隔夷夏踰則歸法理惟其常越度人斯初聞有告棄繻抗志無似終軍之遊辭謀遂行且殊蘧瑗之出彼則請給寧異公文足可坐視更籌候雞鳴而容度豈謂意凌霄漢學鳧飛而影移行雖有由越侵無狀寘之於理其誰不然

康濯

濯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納約自牖是修禘祫於穆清廟肅供神人既不專而爲名當幹蠱而承孝惟於甲也克構是思擇乎太室期以當阼壓紐斯兆想平王之舊儀佩玉忘哀痛石駘之絕繼神保是格信龜筮之叶和人謀僉同乃匕鬯而不喪就諸臣位尚檀弓之所嗤辱以臨喪蓋子游之習禮先乎幼者豈曰遲迴誣善之人何詞以免葺賢後嗣謀之允臧季歷嘉猷誰執爲咎或委咸股誠爲朶頤自牴羊而觸藩佯鼫鼠而

非據小懲是誡宜在執牛忿疾於頑無行射隼

康子季

子季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復陶以行判

甲託秦復陶以行人告其不軌訴稱嚴霰使然

非是妄作

日東南至星斗北迴徂歲既窮重陰慼發寒生大漠雪下平蕪海曲於是先行山陰由其興往惟備乃無患必藉重裘而彰厥有常須遵法服甲榮徽簪組俟屬嚴凝節愧高

臺寧懷平君之操尊非楚國輕襲靈王之儀罪當抵於嚴霜詞徒稱於積霰向若楚制是用庸敢避於濡身今乃秦陶謬加因難追於非服既貿不衷之刺宜投僭上之科

對孝女抱父屍出判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爲事因八月迎濤一作潮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而因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爲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一作月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篙工

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虞驚風豈知白馬俄奔空邀伍相青凫坐覆忽識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悲纏枕草志切投戕忽以祠瓜何殊薦芰銜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凌波竟學曹娥抱沈骸而出浪論情足爲純孝撫事不愧褒揚未題黃絹之詞先置元縲之罪州司治獄法恐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爲當

對樂請置判縣判

有州申百姓皆好操縵都不識雅章以不能易

俗請置判縣供釋菜賓社之用使人觀習省以

爲非所宜言不爲聞欲科罪訴云州將鹵簿見

著令文且方古軒縣爲降巳其置之何過

雅有大夫樂有君子將以昇幽崇德降物平心當令率土

齊觀頌無爲而擊壤普天同樂學操縵以施絃涓選旣修

匡衡之章遂覩鄭聲久絶文侯之卧亦與比屋可封薰琴

解慍自應兩日施化三年有成釋菜之儀則聞於肆夏賓

社之用蓋取於登歌欲還毗庶之風何假大夫之樂而引

令鹵簿空肆危言州乃不應請置有紊彝章省以非所宜

言雅符公正事緣共理過亦難科未推臯陶之刑宜典平輿之品

常曰進

曰進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履畝判

丙爲諸侯履畝擇其最好者取之百姓上訴御史糾違法云非入已

政在利人法難變古苟非愼舉事則不經伊丙列侯無聞嘉績未明盡地之力獨閒履畝之稅且以小惠誅怨莫見

安人之理薀利生孽先聞入已之嫌重稅既同於魯侯盡徹明棄於周典憲臺糾謬實可準繩分土煩言益爲文過敢告司敗宜寘薄刑

翟禹錫

禹錫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小吏持劍判

得乙爲小吏持劍執燭事功曹後忽帶劍於棚棄炬於地功曹將罰之乙不伏

周曰胥吏漢稱觜幹既別府中之位仍標軨下之曹所以

安其討食從於負版乙忻逢有造幸預可封不學竒童俄爲小吏既而心勤左右荏苒驅馳慕郭太之平生有蕭何之志業帶昆吾之寶寧慙挂樹之人棄回祿之烟誰賞移薪之客功曹班同許邵才謝山濤未見優容翻聞致罰情有所急罪不合加

張韓卿

韓卿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沈亭御史糾失禮不伏

星開并汾嶽鎮恒山聚氣成德藴靈藏寶吐納烟雲之秀密邇胡狄之鄉國之大儀實在明祀所司有事期用無失潔牲幣而茂典舉祈懸而揭名茲秩秩而備章佇穰穰而助福山既若是川亦有之抑此沈辜之迹實重澤物之祭爰考樂歌與流峙而無别及徵禮號乃科目之斯殊豈得視諸侯之秩薦三公之用苟則有紊孰云不知御史學優竹帛榮高衣繡既觀祠祀之差遂推簡墨之糾諒為昭範斯得罪人

張法

法開元時擢書拔判萃科

對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

不伏

詩詠考槃易稱嘉遯聲流載籍美播邱山誠出處之多途乃蕭蘭之或致至若邱中老圃漢上栖神跡徒挂於幽閑名未通於東帛既而金潭洗菊不暇優游玉甃滋園徒施混沌御史乘驄按俗持斧臨人有悔必彈聞善斯舉然以羸瓶小節抱甕微流賁然來思竊用多愧或告云矯深乖

前聞生也不甘如何厚貌

盧韞價

韞價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隄水工景固爭

覆釜遐源灩鷁遥派龍門激浪飛竹箭於千里馬頬驚流擁桃花於三月尺波不住素序或臨霧逐牛迷查隨客至維舟不易航葦稱難洪濤之委無涯下方之傷遄及隄防是制啟塞隨時固之則兩傷毀之則雙美津吏宅生禹跡

行偶堯封名厠水官位居河右使迴天之浪遙注百川濺日之波傍流九派水工末品直買公心算垂柳之懸隄借瓠子之成詠雖守挈瓶之智還貽膠柱之責依津吏之請杜水工之疑不俟終日於是乎在

盧先之

先之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易陳殷薦書列禋宗於昭孝祀作樂崇德況春冰風泮河濱有獺祭之魚秋葉霜凋山林有豺祭之獸微物尚爾生靈伊何且國有十倫仕登三命尊卑式序威儀孔昭車服以庸祀享寧僭矧惟舉禮無乃用心凡舉特牲者克從其秩祀少牢者實符於班失或歸於訟人禮不黷於君子謂之過矣其在茲乎

郭尚溫

尚溫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無夫修隄堰判

河南諸州申無夫修理隄堰請與之平價仍免
外徭省司以爲與平價則官無所供免外徭則
公事廢闕不之許州訴人實阻饑恐不及冬成
至春復桃花水爲害
使人以時不奪農務前王令典歷代通規頃屬月離畢星
天作霖雨緣河諸郡水害方殷王尊之祭徒誠陽侯之怒
無息是隳隄堰乃請修營動衆興功雖不違於九月免徭
酬直或大優於百姓握蘭則兩停俱廢恐未得於隨時剖
竹則二事兼全亦頗同於大過況頻遭墊溺人實阻饑若

不冬成必貽春慮理須折衷事遣合宜則丞相無壞陂之尤將卑免負薪之苦

郭立

立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學書判

丁學盤盂書庚相爲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舉庚或止之丁云以此報德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游藝負笈從師服膺孔甲之書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庚有親仁之風乃思

延譽之美爲游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裾不以引重之恩
而忘奏舉之義盡言報德在此奉公韓厥之故事非遥郤
詵之前蹤可襲行諸則仰推故典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
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于峴

峴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投諸㝹寄判

得國子監稱諸胄子不親師教將㝹寄之省讓
其侵冒刑章寘之於理監固論不已

有教無類下學上達春詩秋禮日就月將必復象賢之規以光蓏冑之訓喻玉成器待金滿籯渥赭覿其屢舞拾青嘉其載擇況乎服勤多闕仰止徒虚温故知新未之巳矣進德修業此其謂何是朽木之難雕非櫝楚之能及造士選士匪曰伊人左鄉右鄉攸稱往誥雖迂夫爽寄斥之遐遐且涉禦魑之罰將有招魂之詞會府以近瀆刑章言投法理監司以遠探經義事合禮文亦旣狀申復奚科抑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目錄

武同德

對封君祭判

對爲律娶妻判

周之翰

對封君祭判

對爲律娶妻判

杜嚴

對輿屍謁廟判

王智明

對樂官樂司請考判

對不受征判

閻隨侯

鎮座石獅子賦

西嶽望幸賦

員押

對學書判

對祭五嶽判

顏朝隱

對驅儺判

對小吏持劒判

對凶荒判

虞咸

對太室擇嗣判

張翃

對升高判

任璆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

武同德

同德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封君祭判

乙祖是始封君祭以不毛所司科爲失禮不伏

禮經三百列爵五等食菜地以居榮封茅土以建號代不絕祀人其捨諸乙以孫謀瞻言祖德精意以享展如在之儀利用建侯思不復之始詢諸家祭酌彼周官薦羞之容無關於肥腯不毛之事有異於粢盛且物貴緣情猶言禮

不下庶而乙非妄作何妨儉而合禮既能師古奚事驚愚所司告言頗爲漏畧大易自宜窒訟春秋寧待有詞

對爲律娶妻判

甲善算爲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物生有象象而後數洎夫化原孰得其始惟此甲也算莫善焉乃窮日者之言累盡唐生之術不測謂神推陰陽之度數暖能變谷知律呂之短長想彼娶妻寧因匪斧之克與言生子備見弄璋之慶與物相召誰其忽諸人告爲妖一何誣也

周之翰

之翰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封君祭判

乙祖是始封君祭以不毛所司科爲失禮不伏

封植之規盛自三代享祭之設編諸五禮故存欲其貴潔

竦發勞人之言沒憂其祀若敖興餒而之歎乙祖幸擧日

月視列山川堂構不貽於謀孫廟食遂虧於厥祖乃云可

薦孰致其嚴洪業不享其牲牷明懷誰歆其黍稷所司重

從閒之訓糾以常刑愚者昧反會之言尚多紛訟彼不愛

禮奚能舍諸須寘恒辜雅符通議

對爲律娶妻判

甲善算爲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甲道窮靈府藝盡數原探鄒衍之幽谷總洛閎之妙術洞律呂相生之算尚陰陽更配之理推計必究其精微變育乃均乎造化言其孕子如逢蘭夢之徵語以好仇似叶楊生之慶且智殫風律尚有革於京生況妙極元穹豈無知於鄧道稽之自古尚不爲妖察之於今如何結罪告者無理咸從配之

杜嚴

嚴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輿尸謁廟判

鄭太曾祖亡輿尸謁其家廟人告狂怪

廟者曰貌則事之若生鬼之言歸則敬而莫黷考孔子之要道將入必問覽周文之繫象輿尸且凶鄭太久把家聲素高門閥自宣王之母弟承后稷之神人讀司農之經策分爾族聽尚書之履代著其名爵賞不泯錫承家而開國垣廟而立寵貽孫而及祖禍鍾斯兆哀慕何追父已喪親

總亦從嫡奠延無主孫也哭曾自宜別外內之嫌分吉凶之敬謁廟以輿屍見責寧合禮經告人以狂怪見尤豈諧典則太從笞罰有蔭須寬於贖刑告者任還無識不勞於反坐

王智明

智明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樂官樂司請考判

景任樂司博士教弟子難色五周成請進考所司以不能發蒙教不進考不伏

聖人返古之道崇尚雅樂笙鏞錵洋絲竹寘衍后夔節響子野垂聽文侯睹而存魏仲尼悅而留齊故列其樂司班以冑子九變至妙五年成聲奏之方澤地祇昇登之圜丘天神降師則獲考所由奚疑童蒙之求可以漸進功不聞教胡用抑爲格令無文謂宜憑據

對不受徵判

甲有賜田不受徵稅

王者制田庶人計畝徵孟子之說徹故難移讀公羊之書禁皆不可然則食土之子與執圭之人按籍既有常法加

田固宜不稅此乃行古之道誠非近今之宜甲之所執或未爲允

闕隨侯

隨侯開元時人

鎮座石獅子賦以今日良宴會爲韻

有西域之奇獸顯嘉名於古今因匠石之著象非虞羅之所擒若乃良牧見悅覩者同欽以可重而作鎮將制猛以示心仁而能馴似悅君子之德獸用不擾無假虞人之箴爾其拂拭爲容剖斵成質臨玉簟而雙麗向雕楹而對出

形勢雄壯似生入戶之風浮彩輕明欲奪臨軒之日用之
則進舍之則藏信賢智之堪擬豈飛走之可當幸茲為玩
設彼華堂視之者震來虩虩對之者容自鏘鏘俯以琉璃
之砌安以玳瑁之牀芳座豔綺羅之色錦衣染蘭麝之香
光耀銅武彩映銀章威慴百城褰帷見之而增懼坐鎮千
里伏猛無勞於武張有足不攫若知其素擾有齒不噬更
表於循良豈比夫昔者作貢從來於遠幸蒙處之羅薦承
榮靡倦一為席上之珍幾對高堂之宴棄置為從於取舍
光價幸生乎顧盼觀乎府庭之內莫之為最其情也無欲

於中其質也見神於外既狎人之不恐亦與物而何害願承翦拂之恩長表衣冠之會

西嶽望幸賦

壯哉太華兮爲金方之鎮削成四面壁立千仞勢阨河關兮横地以傑出氣雄宇宙兮極天而增峻疏鑿則禹封崇則舜歷選列辟咸五載而一巡於昭有唐曷不登以肆覲我聖君之開元一十八載威靈限乎無外至德與日月齊明寶位與乾坤比大鴻澤洋溢湛恩滂沛萬國同於文軌百蠻襲於冠帶河海清夷風雲昭泰鬼神奔走而奉職玉

帛梯航而入會蕩蕩乎巍巍乎誠聖人之神用也美不可得而稱載至若祖武宗文之業觀風問俗之勤舉由禮兮動爲仁禔百福兮延羣神無文之典咸秩中和之政惟醇邦國之鴻濛克播帝王之盛事畢陳若乃詩書禮義之府禮樂典章之則設金馬石渠之署修成均崇文之職坐公卿以論道養更老而崇德詢善而當宁委裘禮賢而日旰忘食振木鐸而施令正銅儀而御極歌舞盡盛德之容聲明彰具物之飾此聖人之文教也先王剡木爲矢弦木爲弧所以修戎器戒不虞於是簡車徒誓將帥百官象物而

動軍政不戒而備重之以三令五申示之以戎昭果毅正卒伍駢部位鵞鸛魚麗兮鴈行鱗次鳴笳疊鼓兮隱天動地自朝及野兮千乘萬騎谷轉山移兮天旋雲被赫赫震震耀武中原兮將除害以興利因農隙而講武事羌夷覩之以奪魄蠻狄聞之以挫氣雖商湯有景亳之命方此以知慚周成有岐陽之蒐比茲而多媿然後班師旅行慶賜穆穆煌煌焉舍爵策勳而飲至此聖人之武功也太原啓
聖誕受駿命傳萬代兮本枝盛上黨興王休有烈光應大橫兮天業昌漢高不忘於豐沛光武本起於南陽故踰孟

門越太行鏟危磴夷高岡馬無泛駕兮鑾佩鏘鏘車靡摧輪兮和鈴鉠鉠紛翕霍以電邁霰隱轔以雷喪岔入乎舊宮之皇皇思祖宗之艱難詠潛龍於沂康出德教兮修國章問老病兮勸農桑豈徒率子弟以佐酒歌大風而還鄉此聖人之巡狩也古者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去舂陵之天邸望臺駘之星陌黄軒訪道乃逍遥於廣成丹陵出遊還悵望於姑射踐唐人之舊壤遵漢家之餘迹祠后土於汾陰盛禮容於瑶席既而泰折啟方壇闢有潔在盛有牲在滌奏咸池兮羅金石歆瘞繒兮埋玉璧幽髣髴

兮地祇格雷輝輝兮神光赫時展豫兮羣瑞臻紛景福兮隨吾君黃龍降兮應景運寶鼎見兮寫龍文整樓船兮濟橫汾縱歡樂兮歌白雲此聖人之報地也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百貨可極焉旣卽陰以報地遂就陽而禮天因吉土歷廣壥跨周服掩秦田萬乘星陳出直城之郊外八方雲會就京兆之天邊騎雜沓車騈闐赫赫奕奕而燭川以居乎圜丘之前於是牲用特酒尚元樂以雲門是重禮以蒼玉爲先推高祖以作配五精率而來旋達上下合腥膻設柴燎致高煙上帝降監兮享明德子子孫孫

今萬億年此聖人之禮天也王者受命必升中以因名山告成功而紀厥美四時以春方首事五嶽以岱宗爲始無懐以降七十有餘管仲所詳十二而已我皇承先王正統繼列聖遐軌幽明協同靈物畨祉故天不愛其寶地不愛其珍卿雲爛漫而動色醴泉湧溢而流津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莫黑匪烏三趾而來馴况復西鶼比翼東鰈呈鱗秬黍生於鄗沚苞茅出於江濵一莖九穗之禾備粢盛而兢發雙骼共觗之獸供犧牲而自臻可不謂然乎我皇雖以地平天清時和歳貞欲行封禪之事猶執謙撝之情則

有冠冕列辟搢紳諸生互陳嘉頌爭獻懇誠候屬車之塵者卒土皆是請闕庭之下者靡日不盈於是備法駕順卜征襲時服肅天行河洛之人尚覩於後乘鄒魯之地已識其前旌水湛千年之色山呼萬歲之聲當龍之峯帝鄉之白雲遥接金雞之岫長安之曉日再明所以登封降禪所以騰鴻飛英既刻石以頌美亦泥金而告成信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漢之足名然後審度量正權衡咨岳牧問黎甿人荷復除之惠家蒙牛酒之榮此聖人之東封也宗廟所以本仁祭祀所以尊祖馨香寧止於黍稷備物必該

於水土故醴醆在堂粢醍在戶歌采茨肆夏之節奏文始五行之舞有來斯雍助我明主祝嘏祠說豈云虛取宜其時和人豐而神降之祐也故所以靈芝秀祥飈興月毳下膏露凝奉先帝而追孝遂加敬於園陵此聖人之致孝也倬彼靈嶽傑出秦畿豁爲巨防壯我皇威雖國家盛德之無限固先王設險而可依雄天府以岌岌符聖壽而巍巍萬物生華稟少陰之精粹五星分緯融太白之光輝俯壓黃壤上干翠微況靈異之所蓄乃神仙之所歸實五鎮之爲首詠羣山之所稀且夫西嶽之爲鎮也大焉西方之爲

義也多矣其色也白白爲五色之質其音也商商爲五音之紀其味也辛辛爲五味之和其行也金金爲五行之始帝則少皞居神位則蓐收在祀歲時有揫斂之功瓌寶多金石之美然所以能協我大君之明命永作固而配天高峙也徒觀其交錯糾紛之勢盤礴峻秀之形巖嶤巇嶬停停熒熒紛刻峭其若削洞峆岈以杳冥樹色凝黛天光結青暗谷崪嵺而藏胚渾之氣幽巖睒睗而化神仙之靈中融寒暑下聞雷霆南澗載陽而北澗停雪西峯見日而東峯見星偉哉靈造上峩穹旻憑之者永安陟之者難老疊

嶂重巒互稠沓千巖萬壑相縈抱其虛谷也數行發地緣茂松其峻壁也百仞懸崖不生草夫崑閬峙於方外蓬瀛傑於海島皆元聖之所遊非化人之可保豈若茲嶽俯臨京鎬上有明星玉女峯下有長安洛陽道作鎮幷崇於雍豫靈祠化傳於灑埽雖則祀典遠更於百王都未若祚我唐之壽考矣然則神其聰明正直而一既德則斯輔知信不可失往歲埀天文運宸筆勒茗琬崇望秩云待余安民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懿夫俗阜時康今也正惟其日故可揚鴻徽而騰茂實奚不指河潼而嚴警蹕也又欲大康兆

人兮嶽翼化淳四海兮嶽布有沖和無疵癘兮嶽奠定禮樂諧神人兮嶽聽令萬邦胥悅四海肅清禮文樂舉人和政平豈猶茲嶽之所致實維我后之明明又曰斯嶽降神生此多士則庶績咸若百工允釐河東地近領袖既得乎裴公圯上神人帷幄復歸於張氏況業固磐石城維宗子以為肺腑之親更任股肱之理惟邦是翰諒在乎此生甫及申豈惟於彼況乎聖德幽運通天至精山靈附化而開石磴路非人而自成舊日隘途將帝道而俱泰從來絕險與太階而共平非我后至聖之所感豈能使造化之力再

呈至乃紫關東臨黃河北注嘉氣通於郊野休光被於草樹桃林之野佇天馬而來遊蓮花之峯翼華蓋而高度昔禹禪吳會穆幸崑邱既江山勞止徒轍跡空留豈如是嶽不遠皇州何云歲時展狩信亦朝夕可遊今左馮郡縣萬方黎獻僉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咸傾想於班瑞之辰屬望幸於肆朝之處國家頻成大禮天下大和豐穰歲積符瑞日多聖人雖欲行謙光遜讓之禮其如天意人欲何其如鬼神符命何誠可備西封之盛儀採東巡之舊制順三秋之仲月升二華而展祭巨靈贔屭

願高掌以扶輪仙廟虛佇欲睟容而警衛尋可封十狀之美盡遙陟七梯之勢命茲毛女執左纛而先驅策彼茅龍隨六馬而高逝坐金機於雲表題玉册於巖際象榻與瑤壇共華石鼓將天聲俱厲如是則鴻猷振於萬古盛烈光於千帝然後臨大河而沈璧更秩於百靈睠東洛以迴鑾永延於億歲已而歸格藝祖道洽華胥更崇太室之事復率東岱之初遂就恒山而展禮望衡嶠而移車聖主功成永穆羲皇之化小臣多幸敢獻登封之書

員押

押一作押

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學書判

丁學盤盂書庚相爲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舉庚或止之丁云以此報德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祕奧四徵攸藏必溫故而知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方求筮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懷報德之心司敗在官遂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郤詵其人旌國史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輩彼或止者何其小哉請息挽弓之

言以錫來車之寶

對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能興雲雨山川有咸秩之文以懸日月祭祀爲不刊之典必考前志是謂禮經或忘甲令寧因官守惟彼恒山鎮茲魏國有虞巡狩玉瑞班乎冀州無恤登臨寶符并於代郡準天之極括地之維先王是崇上公攸視四時有禮珪璧或闕其瘞埋百代常行牲牢不忘於封割所司有事故實無稽沈既殊乎大川辜亦非乎小祀山川反覆禮物徒施

職業廢隳刑章安捨惠文直指始跡事而平彈尸祝無能

遽繁詞而直對不有丕蔽何懲曠官

孟楚瓊

楚瓊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無夫修隄堰判

河南諸州申無夫修理隄堰請與之平價仍免

外徭省司以爲與平價則官無所供免外徭則

公事廢闕不之許州訴人實阻饑恐不及冬成

至春復桃花水爲害

五材並用水德靈長八卦裁成坎宮流潤銀河有漂查之浪金堤苦懸釜之憂漢書以溝洫興謠史記乃河渠發詠疏導得理編甿以寧眷彼諸州是稱修葺隄堰縱橫谿子須切黎人阻饑匏瓜莫食遠由蘭署庶救梅林何高見之不同而平價之無給夫則非人莫可人則非食罔存數日暫勞猶宜不許累旬重役焉可闕如官供尚且云無私備奚能取濟況國家無事主是唐堯河內有倉吏非汲黯但使準格興役何必中省拘文公課自有常程令式寧無舊例免循請價蒙竊惑焉

韋縝

縝開元時擢進士第

讀春令賦

首四時曰春貞百度曰聖復其度必聖之元定其時惟春之孟太史先謁以明在木之文上公奉儀乃讀行春之令故漢王修之以展禮晉后奉之以施敬伊歷載之或虧洎我唐之斯盛若夫太昊統節勾芒御辰歷以元而天地更始氣直震而物候惟新皇上乃順時令序彝倫載青旗之容輿服蒼玉之璘玢辨色而金貂列位迎春而玉輅迴輪

爰奉令以進讀遂授時而發春俯僂前止精誠上陳曉色
分於丹陛韶華發於紫宸遂煥爵以頒秩乃布德而昭仁
則知臣職不愆國典靡闕修陽事而考陰令祀朝日而享
夕月陳而未讀千門之寒氣猶飛捧而既宣九有之春輝
已發覽讀斯竟慶賜乃行緩政刑於肅殺遂性命於生榮
習習和風扇萬物而條暢遲遲麗景照八極之文明陳盛
禮於元辰酌宏謀於往舊祀爲國本燔柴斯用乎上辛食
惟政先祈穀必當於太蔟莫不汩之則斯禍敘之則斯祐
所以勅上公之恒典俾疇人之敬授穆穆祕殿明明我皇

體乾道以從事閱春令而頒方可謂君奉時而罔失臣出言而有章時歷克正憲度克揚既同文於戎貊亦暨教於要荒諒皇家之宏務將永世而觀光

賈登

登開元時官中書舍人

上陽宮賦

天子卜惟洛食受於河圖開上陽之别館取大壯之規模爾其則以三象當乎四術沓雲構而承天擎露盤而洗日俯馳道而將半臨御溝而對出疑海上之仙家似河邊之

織室昔者嚮明南面十月遊巡既其避暑亦以迎春鏤章霞布環衛星陳集諸侯則朝乎萬國張廣樂則和乎千人得橫汾於即事將燕鎬而爲鄰既而大駕斯去華宮不御閑玉戶而藏春掩金臺而罷曙見芳草之空積看桂花之獨著人多望幸之誠地惜離宮之處別有洛陽下客東魯餘風辭官北部對問南宮賦甘泉於此日希客薦於揚雄

奉和聖製喜雨賦

聖人在位體天法地示人以五行應天以五事修其貌也時雨若正其言也時暘至彼氣象之或乖將反身而可致

皇哉我君元德敷聞御極而三才交正乘時而四序平分十有六年以至今載旬有一雨不愆乎晦所謂元化之功行於太平之代粤在春餘而乘夏初或土官以位或火正其居土勝於水午衝於子陽景且曜陰風莫起當天數之適然非歲行之常紀惟帝念兹聞諸有司莫獻舞雩之請或陳齋社之期省而不錄云奪農時直以萬乘之貴躬親三日之祠王言既出聖心惟一天昭厥誠神降之吉霈然爲雨不俟終日明明聖后知微知彰迪彼炎暑化爲清涼恐二氣之相迫於兆人而不臧以身作戒因物考祥當是

時也收其威而雷不敢作隱其耀而電不能爍昭其令而風不憤憤布其和而氣不交錯徒以元默爲貞清明惟神簡服用興德仁如此者上獨感其雲行下獨成其雨施六合雖廣一朝畢被其始至也歷亂希微霧雜烟霏其少進也湛覃凌厲泉飛颸逝驚碎滴於瑤池噴懸流於錦砌傳聲竹樹之末濯色菱荷之際乘日月而此多仰年豐而可計帝乃罷薰風之絃奏其雨之篇歸功於大造致美於皇天詞因喜降義以情傳是禮也且高於商武斯文也復掩於周宣非聖德之兼濟何以臻於此焉巍乎聖主謙以自

輔慮其率土猶稱疾苦申命文武更求多祐又吹之以軒后大風又沐之以殷宗霖雨潤再洽兮恩重溥自朝廷兮至草莽鑠皇篇兮熙帝譜於胥德兮振萬古

對凶荒判

豫州昔歲人饑芋魁所由徵租百姓不伏

則以三壤均平九賦或愆歲計之期必降時宜之典荊河惟豫芋區在蜀往有菜蔬之色獲充藜藿之資采葑以菲且存下體如葵非智斯無衞足既而吏作輕稅人因薄言雖稱漢代有文頗異堯年作法且所緣歲損合豫申陳六

條初不上言百姓無從下免任從收稅豈謂合宜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立嫡以長不惟其賢或有時而捨兄則因次而謀弟惟甲克紹先烈啟迪後生有高陽之才聚太邱之德聿求門子聽是廟謀盆斯其繩雖有衆多之義雁行以列然乖長幼之序義則非據人斯見尤必欲構之以神何如節之以禮況楚君遺法殷家舊制人實不等代亦頗殊縱爲疑義益彰違越罪之僭失在甲宜以準科懲之後先其男請從改

正

顏朝隱

朝隱曲阜人開元時擢進士第

對驅儺判

月晦所司闕堂贈之禮

室勿自索凶其罕除因憑神之道戒夭厲之災所以職在夏官事殷元月煥其金目紛若侲童是知阼階之儀用符堂贈之禮況夫時方代序推蓂砌而已殘物有札瘥在桃符而何闕載桼舊典合寘彝條

對小吏持劍判

得乙爲小吏持劍執燭事功曹後忽帶劍於槐

棄炬於地功曹將罰之乙不伏

天生小人以事君子各徇所守式恭爾位恪勤或懈法罰必施居官之恒雖細不宥既署名於小吏則委質於功曹持劍爲儀執炬行夜乙誠微品猥搆無良徒效激節慕奇不知安卑守道遂使披蓮寶鍔向春樹而棄捐爇桂華熠委宵途而撲滅執御洋洋不爽伊善爲士諤諤累貽其傷空思彊梁罪欲何逭

對凶荒判

豫州昔歲人羹芋魁所由徵租百姓不伏

食以爲天農固其本幾鈌有秋之稔徒有望歲之憂睠彼荆河實惟菜色豐祥不聞於鳴雀徇急頗見於蹲鴟地雖化於岐山豈臻豐富人已歌於翟氏詎得徵收百姓有詞理固難奪

虞咸

咸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率由舊章克備恒典列昭穆以有序承繼嗣而遒著卑惟彼甲若昔大猷無忝乃先懋昭有訓同乎班氏思欲敘其家聲類夫韋孟將以傳其祖德雖珪璋克荷而嫡庶尨戎載懷棒翟之倫猶疑幹蠱之嗣協比長幼陰隲廟祧庶降祉以象賢憑靈貺以立德同其楚國先棄疾之當璧方彼衛人乃祁子而順兆神所命也則當聞之龜有知焉實在茲矣或非無藝甲擇有孚欲寘於理誰謂其可

張郱

郱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州斷鬬論省科失入

行已以恭執事在敬同人攸往於野則亨茍踐禮而不踰必遊目而從睹瞻言解式惟是長年道契三人方擬同心之利名參百行亦專好德之寵行邁云靡邱陵是升覽雲物於五方壯山河於千里不從吾視奚率爾虞事類武侯

且未屈於吳起義同文子仍不徵於叔向禮經有斎櫝楚收威實長者之訓恭何薄言之速訟淫刑以逞外臺於是觸藩寬政荐數仙省準一作其射隼宜

任瓌

瓌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爲例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

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飢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

不平不伏處斷

宇宙爲家實惟天府疆理爲畝成賦中邦而九州同風萬國共貫莫不開廬井而平賦稅準沃瘠以明勞逸則人狎於野穡而成功是以晉置爰田旣易種於差美周任稍地復出布於不毛相彼萊田是稱餘地舊不應稅今則有徵事將利國法焉循古雖紛若人訟而畧陳地宜何者彼田若焚薙草溝塍相錯稼穡屢登亦可據畝數以均收隨上下而加減必孟春月陳新未卽事不應而可坐處非法而

奚疑況州阻饑饉薄言給貸倣均地之法事舉其中軫憂人之道斂從其薄勸農便國待予而行卽寘徽纆未為允當

對陂防判

甲秉權決去陂水人相傳云有兩鵠言陂當復

甲以惑衆云飯我豆食羹芋魁科不伏罪

紐金曳組賢不兼利決水窒陂權曷由巳伊甲開吡洗務無聞史起之功鳩藪牧皋習為翟進之理俾初汪萬頃隱長天而不見截翔于仞下高風而有言評其放紛涸將必

復而草木震色猶失其潤況舄鹵偏漑孰不思肥寄黃鵠

而遺音食蹲鴟而猶美且受虆舍菽利不天來委畝稲糧

事資陂漲令奪眾水不及私恩是曰殘人何以富俗更收

威也能無辭乎與其秉權以求利曷若乘祿以自馭請遏

其清映之流罔懲我宜鱗之所